

银行



侃家欢迎读者点题, 邮箱: kbfbk@163.com

(下周话题:白日梦)

■南京

我的钱正在来我家的路上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用俏皮犀利的文字,专门把大家熟悉的语言给拧弯了、揉烂了,对汉字进行二次编码重新搭配,达到错乱可乐的效果。



■北京

不要同银行玩一夜情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性,她每个月至少有三次不方便的日子。有一天她突然非常诡异地说,如果招商银行的电脑系统突然全部瘫痪,她岂不是等于发了。而我的远大理想则是,努力学习电脑文化知识,干一票大的。其实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都像我们一样,对银行争先恐后产生过风起云涌的联想,不过都只是想想罢了。窗前明月光,没钱愁得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银行。

我虽然没钱,但是为了在掏钱包时一刹那的容光焕发,能为泡妞事业如虎添翼,我几乎办齐了所有的银行卡。麻烦也来了。有次我在家睡觉被小偷光顾,小偷非常敬业地拎走我的裤子,皮带、钱包也随之偷一送二。那天早晨,我一路提溜着裤子,奔波在南京大街小巷的每一家银行前去挂失。若干天后,那些浪迹天涯的小钱终于又回到了亲人的怀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中国人民很行,但是为了泡妞去办许多银行卡的方法不是很行。

银行渐多觉不睡,为钱消得人憔悴。西方自由主义反对哲学里,在反对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的热狂主义时,理由居然是为了让银行、万有引力、血液循环这三类激动人心的东西解放出精力,可见银行是多么容易令人焕发出异常心跳。我对银行心跳的感觉,比一般人懂得得豪迈,一旦遇上女孩习惯性地嫌贫爱富,我就异常坚定地表示,我的钱正在来我家的路上。

我们老辈人把存钱罐叫扑满,一条小缝保证只进不出,待钱罐满盈,一下摔破,也能买袋面粉过冬。对于老百姓来说,银行的功能就应该是扑满,存小钱取大钱,是过日子的贤内助与贴心人。但当老百姓的银子刚多了一点点,银行却变脸,开始负心薄幸起来。

让老百姓最头疼的两个字是“减息”。有两年,为服务老百姓,曾出台一系列妙招,长假、黄金周、火车提速、人造景点、红色之旅,意欲何为?消费也。让老百姓去银行取钱,然后像老美挥霍美钞一样,买房子,买车子,买石油,把钱流动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老百姓倒也蠢蠢欲动了两年,可惜逐渐回过味来,就把钱捂得越发严实。这样一来,有人就不开心,对老百姓的劣根性表示鄙夷。于是高人再献妙计,那就是减息,把钱逼出来。这样,银行就有点不善。

钱被赶出来了,老百姓有点发愁,听说基金很赚钱,去投基金吧,银行可以代理。于是有一段日子,北京所有的招行都人山人海,有人代为一一条龙服务。不用大爷大妈动手,钱从银行进了基金。还没见着自己钱的面,有人来报喜,钱已经翻了一番。一夜未眠,早上起来,缩水一些,再缩水一些,等到政府出面警告,已经缩水了好多个一些。就这样,钱还没见自己面,就涨啊,跌啊,升啊,缩啊,就在银行里过完了短暂的一生。大爷大妈连追悼会都没赶上,钱已经被火化了。

有人说,银行有那么凶恶吗?没有银行,房子谁帮你买的?我确实在北京买了房子,虽然和城内搬迁户住一起,毕竟也算有房族。不过现在我这一阶级被改了称呼,叫做房奴,有阴损者将我们每月去银行交租子唤作捐精,没按时去就叫滞纳金。更

让人心惊的是,人民币一升值,银行就要加息,妻子每天晚上就要唠叨一下,但愿明天别加息,以至于这句话成了我家的晚祷词。存钱进银行它日日减息,交钱到银行它就天天加息,看官们,咱能找谁说理去呢?

银行也有方便之处,比如我办了张信用卡,透支几千,十分方便。但刷来容易还来难,一旦没有按时还款,先是电子邮件催,继而短信提示,接着就是人工电话了,电话里一哥们对着我喊:“大哥,你再不还款我就要跳黄浦江了”(人家总部在上海)。好像他倒成了弱势群体,为讨薪不惜跳江秀了,于是我乖乖还款,我连本带息。我收入丰腴时银行亲切可人,待我失业在家,银行一番催债得手,再去刷卡,已经被列入劣质客户名单,再也刷不出一分钱了。咱能找谁说理去?

我说这些话,银行肯定有意见。我听到银行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我们也难”。我四叔通过银行贷款买了一套房,还剩下五万就还完的时候,啤酒厂破产,四叔下岗,银行上门。一日,四叔电话过来,哭着说,银行人坐家不走,还每周都来,要我赶快打款过去。我要求和银行直接对话,对方开口第一句是,“唉,我们也难,他不还款,俺就下岗。”罢了,赶快还钱,人家也难,咱这钱要是还不上,银行破产职工下岗,人家找谁说理去?

与银行几番风雨之后,我就有了点心理障碍,凡有银行找我开户的,办卡的,理财的,我一律斥之曰,去!你这势利的。我的格言是,永远不要和银行玩一夜情,貌似很爽,但后患无穷。我还佩服服流沙河老先生的一句话,“大盗不盗,人家把街上的物价翻上一番,你口袋里的钱就少了一半。”你完全可以这样看银行。

■广州

我和银行有个约会

石璞:现居广州。专栏“食用主义”散见于《南方都市报》等,其余简历不详。



■上海

加息

费戈:现居上海。媒体流浪汉一名,当过大学老师,做过日报、周报、电视、杂志,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但一样都没干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

我看过本小说,叫《棋盘园主义》,算是武侠,但又跟一般武侠不太一样,非常十三点,让我差点狂笑不止吐血而亡。

举例来说,里面有一个元朝的少林和尚高手,掌握一门十脉神剑绝技,威力强大,就像十把激光剑,碰上的东西全都粉碎。后来一时把持不住,给一个美女废了少林童子功,功力大减,十脉神剑倒还能使,就是碎不了任何东西,大约就相当于舞厅里搞搞气氛的激光灯。

这个故事,说明女人在本质上都是很强大的。任你武功再高强,境界再高远,目标再伟大,思想再健康,她都有办法用最简单的招式片刻把你搞定。《棋盘园主义》里武功盖世的头号反派,最后也是死于因亲眼目睹自己的九奶与少林和尚乱搞而突发心肌梗塞,再好的功夫都没来得及使出来。

关于女人无招胜有招的厉害,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举例来说,有一阵子银行要加息,我私心大为窃喜,因为我有存款啊。那时候,我找了个购物狂女朋友,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刷卡透支购物。像我这么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有品位的“四有新人”,当然不希望女朋友只会消费,就试图引导她进行一些健康有益而且不太花钱的活动,可是没什么成效,只要一经过商店,她就两眼放光,而且还振振有词,说银行利息低,我的钞票烂在银行里,是自动贬值,还不如她花出去,换了值钱的东西。这一加息呢,我觉得可以趁机再对她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有一天,我坐在马桶上,脑子闲来无事,就构思了银行加息对于改造中华民族妇女精神状态的一系列伟大意义,准备晚

上成文,顺便再赚点稿费,在银行户头上再添点零头。简言之,我认为银行加息,可以让热衷购物的妇女同志们稍为地减低热度,尤其是刷卡,欠款的利息高了,也许她们就会肉痛,不再丧心病狂地透支。由于这些购物狂的女人,平日里最频繁的活动就是消费,因此一旦购物热度下降,她们的活动就大幅减少,这样,她们的一部分能量就无处发泄,转而投入到工作中,化肉痛为力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精神状态无比健康向上。如果美国近期利率没有上调,那么美国妇女的精神状态就肯定不如我们健康,对GDP的贡献不如我国妇女大。GDP大了,妇女同志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就更体会到把钱存银行而不是一味消费的好处。此谓良性循环。

从厕所出来,兴冲冲地把伟大理论告诉女朋友,岂料她小嘴一撇,只一句话,就用生活常识颠覆解构推翻超越了我的宏大叙事。她说:我会把信用卡跟你的户头关联,我还不起,你来还。

我恍然大悟,原来倒霉的不是美国,而是我。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银行,绝对是有理由的。说是恨银行,不如说是恨银行的服务。不知外地的银行服务如何,反正广州银行的服务只能用四个字形容——烂,而我们小区的银行服务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很烂”,三个字形容“实在烂”,烂得无以复加,基本上每次去银行,都要生一肚子的气。

记得有次去银行存钱,下午一点钟,我看了一下,前面大概还有三十几位,人不算多。银行有四个窗口,我估计,按照银行前台蜗牛般的速度,等半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于是取号排队。不料刚坐下,四个窗中竟然有三个挂起了暂停服务的牌子。我暗叫倒霉,但又怀着一丝希望,希望他们有些人性,看着长龙般的等候队伍,赶紧重新开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前面还有二十多位。后面的人也越来越多,可银行的人员居然在里面嘻嘻哈哈地打情骂俏。我大怒,走到柜台前,敲了敲玻璃,问道:“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工?”没人理我,我愈发生气,又敲了几下玻璃。这时有人模狗样的妇女走了过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直接怒斥我:“你干什么,你再敲,我打110报警了。”

靠,这芝麻大小的事情,居然还要报警?真不知这主管怎么当的。广州的警力明显不足,估计和银行胡乱报警有关。不过警察来了也麻烦。我耐着性子问道:“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办公?”那妇女不耐烦地回答:“一点到两点半,是我们吃饭时间。”吃饭,吃宴席吗?竟然要一个半小时。那妇女说完话,再不理我。这

就是答复吗?太离谱了。亏损了,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贴补,高薪高福利养着你们,你们竟然是这种服务态度。

我又敲了敲玻璃,让那妇女过来,说我要投诉她,让她报上工号。那妇女先是不理我,后来见我一直不停地叫她过来,也怒了。终于拨打了110,让保安留住我,说我扰乱金融秩序。警察来了,问清楚我一不是抢银行,二不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批评了两句然后走人。

存钱的心情荡然无存,我恶狠狠地瞪了那妇女一眼,说道:“你等着,我一定让你体验到不拿别人时间当时间的报应。”

网上搜索了几招,都是教客户如何对付恶劣态度的银行职员的。看了一遍,不够狠,不能让他们肉疼。投诉也没用,他们都是一个伙的。我冥思苦想了一番,拿定了主意。离过年还有一个半月,我联系了卖菜的、开小店的朋友们,让他们给我积攒零钞,越破越好,越多越好,硬币不要,好像银行可以秤。大年三十那天,终于积攒了八千多块,足足有两麻布袋。

大年三十,为了预防银行早关门,中午我就进了银行,开始排队。果不其然,到了下午一点半钟,银行通知两点钟停止拿号。想走,没门。我打电话叫朋友把两麻布袋的破烂散钞送了过来,顺便捎点吃的、喝的。

终于轮到我了,我冷笑着把两个麻布袋放上前台打开,大声说道:“存钱!”那前台一看两麻布袋的散钞,脸顿时就绿了,扭着头叫主管。那主管见我,脸色煞白。我心里那个乐呀,我拿出水杯,喝了一口,对那主管说道:“这些钱,够你们数一夜的吧?”活该!

